大唐西域記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西域記

◀上一卷

卷十二 二十二國

全書終

漕矩咤國

漕矩咤國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鶴悉那，周三十餘里，或都鶴薩羅城，城周三十餘里，並堅峻險固也。山川隱軫，疇壟爽塏。穀稼時播，宿麥滋豐。草木扶疏，花果茂盛，宜郁金香，出興瞿草，草生羅摩印度川。鶴薩羅城中踴泉流派，國人利之，以溉田也。氣序寒烈，霜雪繁多。人性輕躁，情多詭詐。好學藝，多伎術，聰而不明，日誦數萬言。文字言辭，異於諸國。多飾虛談，少成事實。雖祀百神，敬崇三寶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。今王淳信，累葉承統，務興勝福，敏而好學。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。

一、崇奉穊那天

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，計多外道，其徒極盛，宗事穊〈(鋤句反，下同。)〉那天。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穊那呬羅山中，作威作福，為暴作惡。信求者遂願，輕蔑者遭殃，故遠近宗仰，上下祗懼。鄰國異俗君臣僚庶，每歲喜辰不期而會，或賚金銀奇寶，或以牛馬馴畜，競興貢奉，俱伸誠素。所以金銀布地，羊馬滿谷，無敢覬覦，唯修施奉。宗事外道，克心苦行，天神授其咒術，外道遵行多效，治療疾病，頗蒙

痊愈。

從此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。

弗栗恃薩儻那國

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護苾那，周二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漕矩咤國，語言有異。氣序勁寒，人性獷烈。王，突闕種也，深信三寶，尚學遵德。

婆羅犀那大嶺

從此國東北，逾山涉川，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，凡數十所，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。嶺極崇峻，危陭阤傾，蹊徑盤迂，巖岫回互。或入深谷，或上高崖，盛夏合凍，鑿冰而度。行經三日，方至嶺上。寒風淒烈，積雪彌谷，行旅經涉，莫能佇足。飛隼翱翔，不能越度，足趾步履，然後翻飛。下望諸山，若觀培塿。贍部洲中，斯嶺特高。其巔無樹，惟多石峰，攢立叢倚，森然若林。

又三日行，方得下嶺，至安呾羅縛國。

安呾羅縛國

安呾羅縛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無大君長，役屬突闕。山阜連屬，川田隘狹。氣序寒烈，風雷淒勁。豐稼穡，宜花果。人性獷暴，俗無綱紀，不知罪福，不尚習學，唯修神祠，少信佛法。伽藍三所，僧徒數十，然皆遵習大眾部法。有一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。

從此西北，入谷逾嶺，度諸小城，行四百餘里，至闊悉多國。

闊悉多國

闊悉多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減千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無大君長，役屬突厥。山多川狹，風而且寒。穀稼豐，花果盛。人性獷暴，俗無法度。伽藍三所，僧徒鮮少。

從此西北，逾山越谷，度諸城邑，行三百餘里，至活國。

活國

活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無別君長，役屬突厥。土地平坦，穀稼時播，草木榮茂，花果具繁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人性躁烈，衣服氈褐。多信三寶，少事諸神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數百人，大小二乘兼功綜習。其王突厥也，管鐵門已南諸小國，遷徙鳥居，不常其邑。

蔥嶺

從此東入蔥嶺。蔥嶺者，據贍部洲中，南接大雪山，北至熱海、千泉，西至活國，東至烏鎩國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。崖嶺數百重，幽谷險峻，恒積水雪，寒風勁烈。多出蔥，故謂蔥嶺，又以山崖蔥翠，遂以名焉。

東行百餘里，至朅健國。

朅健國

朅健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四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無大君長，役屬突厥。

北至阿利尼國。

阿利尼國

阿利尼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帶縛芻河兩岸，周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

東至曷邏胡國。

曷邏胡國

曷邏胡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北臨縛芻河，周二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

從謇健國東逾峻嶺，越洞谷，歷數川城，行三百餘里，至訖栗瑟摩國。

訖栗瑟摩國

訖栗瑟摩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東西千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謇健國，但其人性暴，愚惡有異。

北至鉢利曷國。

鉢利曷國

鉢利曷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東西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訖栗瑟摩國。

從訖栗瑟摩國，逾山越川，行三百餘里，至呬摩呾羅國。

呬摩呾羅國

呬摩呾羅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三千餘里。山川邐迤，土地沃壤，宜穀稼，多宿麥，百卉滋茂，眾果具繁。氣序寒烈，人性暴急，不識罪福，形貌鄙陋。舉措威儀，衣氈皮褐，頗同突厥。其婦人首冠木角，高三尺餘，前有兩岐，表夫父母。上岐表父，下岐表母，隨先喪亡，除去一岐。舅姑俱歿，角冠全棄。其先強國，王，釋種也，蔥嶺之西，多見臣伏。境鄰突厥，遂染其俗。又為侵掠，自過其境，故此國人流離異域，數十堅城，各別立主。穹廬毳帳，遷徙往來。西接訖栗瑟摩國。

東谷行二百餘里，至鉢鐸創那國。

鉢鐸創那國

鉢鐸創那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據山崖上，周六七里。山川邐迤，沙石彌漫。土宜菽麥，多蒲萄、胡桃、梨、奈等果。氣序寒烈，人性剛猛，俗無禮法，不知學藝。其貌鄙陋，多衣氈褐。伽藍三四所，僧徒寡少。王性淳質，深信三寶。

從此東南，山谷中行二百餘里，至淫薄健國。

淫薄健國

淫薄健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山嶺連屬，川田隘狹。土地所產、氣序所宜、人性之差，同鉢鐸創那，但言語少異。王性苛暴，不明善惡。

從此東南，逾嶺越谷，峽路危險，行三百餘里，至屈〈(居勿反。)〉浪拿國。

屈浪拿國

屈浪拿國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周二千餘里。土地山川，氣序時候，同淫薄健國。俗無法度，人性鄙暴，多不營福，少信佛法。其貌醜弊，多服氈褐。有山巖，中多出金精，琢析其石，然後得之。伽藍既少，僧徒亦寡。其王淳質，敬崇三寶。

從此東北，登山入谷，途路艱險，行五百餘里，至達摩悉鐵帝國。〈(亦名鎮侃，又謂護蜜。)〉

達摩悉鐵帝國

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，睹貨邏國故地也，東西千五六百里，南北廣四五里，狹則不逾一里。臨縛芻河，盤紆曲折，堆阜高下，沙石流漫，寒風淒烈。唯植麥豆，少樹林，乏花果。多出善馬，馬形雖小，而耐馳涉。俗無禮義，人性獷暴。形貌鄙陋，衣服氈褐。眼多碧綠，異於諸國。伽藍十餘所、僧徒寡少。

昏馱多城伽藍

昏馱多城，國之都也。中有伽藍，此國先王之所建立，疏崖奠谷，式建堂宇。此國之先，未被佛教，但事邪神，數百年前，肇弘法化。初，此國王愛子嬰疾，徒究醫術，有加無

瘳。王乃躬往天祠，禮請求救。時彼祠主為神下語：「必當痊復，良無他慮。」王聞喜慰，回駕而歸。路逢沙門，容止可觀，駭其形服，問所從至。此沙門者，已證聖果，欲弘佛法，故此儀形。而報王曰：「我，如來弟子，所謂苾芻也。」王既憂心，即先問曰：「我子嬰疾，生死未分。」沙門曰：「王先靈可起，愛子難濟。」王曰：「天神謂其不死，沙門言其當終，詭俗之人，言何可信？」遲至宮中，愛子已死。匿不發喪，更問神主，猶曰：「不死，疹疾當瘳。」王便發怒，縛神主而數曰：「汝曹群居長惡，妄行威福。我子已死，尚云當瘳，此而謬惑，孰不可忍？宜戮神主，殄滅靈廟。」於是殺神主，除神像，投縛芻河。回駕而還，又遇沙門。見而敬悅，稽首謝曰：「曩無明導，佇足邪途，澆弊雖久，沿革在茲。願能垂顧，降臨居室。」沙門受請，隨至中宮。葬子既已，謂沙門曰：「人世糾紛，生死流轉，我子嬰疾，問其去留，神而妄言，當必痊差。先承指告，果無虛說。斯則其法可奉，惟垂哀湣，導此迷徒。」遂請沙門揆度伽藍，依其規矩，而便建立。自爾之後，佛教方隆。故伽藍中精舍，為羅漢建也。

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，像上懸金銅圓蓋，眾寶莊嚴。人有旋繞，蓋亦隨轉，人止蓋止，莫測靈鑒。聞諸耆舊曰：「或云聖人願力所持，或謂機關秘術所致。觀其堂宇，石壁堅峻。考厥眾議，莫知實錄。

逾此國大山北，至屍棄尼國。

屍棄尼國

屍棄尼國周二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。山川連屬，沙石遍野。多宿麥，少穀稼，林樹稀疏，花果寡少。氣序寒烈，風俗獷勇，忍於殺戮，務於盜竊，不知禮義，不識善惡，迷未來禍福，懼現世災殃。形貌鄙陋，皮褐為服。文字同睹貨邏國，語言有異。

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，至商彌國。

商彌國

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。山川相間，堆阜高下。穀稼備植，菽麥彌豐，多蒲萄。出雌黃，鑿崖析石，然後得之。山神暴惡，屢為災害，祀祭後入，平吉往來。若不祈禱，風雹奮發。氣序寒，風俗急。人性淳質，俗無禮義，智謀寡狹，伎能淺薄。文字同睹貨邏國，語言別異。多衣氈褐。其王釋種也，崇重佛法，國人從化，莫不淳信。伽藍二所，僧徒

寡少。

波謎羅川

國境東北，逾山越谷，經危履險，行七百餘里，至波謎羅川。東西千餘里，南北百餘里，狹隘之處不逾十里。據兩雪山間，故寒風淒勁，春夏飛雪，晝夜飄風。地堿鹵，多礫石，播植不滋，草木稀少，遂致空荒，絕無人止。

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十餘里，據大蔥嶺內，當贍部洲中，其地最高也。水乃澄清皎鏡，莫測其深，色帶青黑，味甚甘美。潛居則鮫、螭、魚、龍、黿、鼉、龜、鱉，浮遊乃鴛鴦、鴻雁、駕鵝、鶬、鴨。諸鳥大卵，遺荒野，或草澤間，或沙渚上。池西派一大流，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，故此已右，水皆西流。池東派一大流，東北至佉沙國西界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，故此已左，水皆東流。

波謎羅川南，越山有缽露羅國，多金銀，金色如火。

自此川中東南，登山履險，路無人裏，唯多冰雪。行五百餘里，至揭盤陁國。

揭盤陁國

揭盤陁國周二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，背徒多河，周二十餘里。山嶺連屬，川原隘狹。穀稼儉少，菽麥豐多，林樹稀，花果少。原隰丘墟，城邑空曠。俗無禮義，人寡學藝，性既獷暴，力亦驍勇。容貌醜弊，衣服氈褐。文字語言，大同佉沙國。然知淳信，敬崇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

一、建國傳說

今王淳質，敬重三寶，儀容閑雅，篤志好學。建國以來，多歷年所。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。〈(唐言漢日天種。)〉此國之先，蔥嶺中荒川也。昔波利剌斯國王娶婦漢土，迎歸至此。時屬兵亂，東西路絕，遂以王女置於孤峰，極危峻，梯崖而上，下設周衛，警晝巡夜。時經三月，寇賊方靜，欲趨歸路，女已有娠。使臣惶懼，謂徒屬曰：「王命迎婦，屬斯寇亂，野次荒川，朝不謀夕。吾王德感，妖氣已靜。今將歸國，王婦有娠。顧此為憂，不知死地。宜推首惡，或以後誅。」訊問喧嘩，莫究其實。時彼待兒謂使臣

曰：「勿相尤也，乃神會耳。每日正中，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。」使臣曰：「若然者，何以雪罪？歸必見誅，留亦來討，進退若是，何所宜行？」僉曰：「斯事不細，誰就深誅？待罪境外，且推旦夕。」於是即石峰上築宮起館，周三百餘步。環宮築城，立女為主，建官垂憲。至期產男，容貌妍麗。母攝政事，子稱尊號。飛行虛空，控馭風雲，威德遐被，聲教遠洽，鄰域異國，莫不稱臣。其王壽終，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。其屍乾臘，今猶不壞，狀羸瘠人，儼然如睡，時易衣服，恒置香花。子孫奕世，以迄於今。以其先祖之世，母則漢土之人，父乃日天之種，故其自稱漢日天種。然其王族，貌同中國，首飾方冠，身衣胡服。後嗣陵夷，見迫強國。

二、童受伽藍

無憂王命世，即其宮中建窣堵波。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，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。臺閣高廣，佛像威嚴。尊者，呾叉始羅國人也，幼而穎悟，早離俗塵，遊心典籍，棲神玄旨，日誦三萬二千言，兼書三萬二千字。故能學寇時彥，名高當世，立正法，摧邪見，高論清舉，無難不酬，五印度國咸見推高。其所制論凡數十部，並盛宣行，莫不玩習，即經部本師也。當此之時，東有馬鳴，南有提婆，西有龍猛，北有童受，號為四日照世。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，興兵動眾，伐呾叉始羅國，脅而得之，建此伽藍，式昭瞻仰。

三、二石室入定羅漢

城東南行三百餘里，至大石崖，有二石室，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。端然而坐，難以動搖，形若羸人，膚骸不朽，已經七百餘歲。其鬚髮恒長，故眾僧年別為剃髮易衣。

四、奔穰舍羅

大崖東北，逾嶺履險，行二百餘里，至奔〈(逋論反。)〉穰舍羅。〈(唐言福舍。)〉蔥嶺東岡，四山之中，地方百餘頃，正中墊下。冬夏積雪，風寒飄勁。疇壟舄鹵，稼穡不滋，既無林樹，唯有細草。時雖暑熱，而多風雪，人徒才入，雲霧已興。商旅往來，苦斯艱險。聞諸耆舊曰：「昔有賈客，其徒萬餘，橐駝數千，賚貨逐利，遭風遇雪，人畜俱喪。時揭盤陁國有大羅漢，遙觀見之，潛其危厄，欲運神通，拯斯淪溺。適來至此，商人已喪。於是收諸珍寶，集其所有，構立館舍，儲積資財，買地鄰國，鬻戶邊城，以賑往來。故今行人商旅，咸蒙周給。

從此東下蔥嶺東岡，登危嶺，越洞谷，溪徑險阻，風雪相繼，行八百餘里，出蔥嶺，至烏鎩國。

烏鎩國

烏鎩國周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，南臨徙多河。地土沃壤，稼穡殷盛，林樹郁茂，花果具繁。多出雜玉，則有白玉、黶玉、青玉。氣序和，風雨順。俗寡禮義，人性剛獷，多詭詐，少廉恥。文字、語言少同伎佉沙國。容貌醜弊，衣服皮褐。然能崇信，敬奉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自數百年王族絕嗣，無別君長，役屬揭盤陁國。

一、羅漢出定神變傳說

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，山氣巃嵸，觸石興雲，崖隒崢嶸，將崩未墜。其巔窣堵波，郁然奇制也。聞諸土俗曰：數百年前，山崖崩圮，中有苾芻，瞑目而坐，軀量偉大，形容枯槁，鬚髮下垂，被肩蒙面。有田獵者見已白王，王躬觀禮。都人士子，不召而至，焚香散花，競修供養。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若此偉也！」有苾芻對曰：「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，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。夫入滅心定者，先有期限，或言聞犍椎聲，或言待日光照，有茲警察，便從定起。若無警察，寂然不動，定力持身，遂無壞滅。段食之體，出定便謝。宜以酥油灌註，令得滋潤，然後鼓擊，警悟定心。」王曰：「俞乎！」乃擊犍椎。其聲才振，而此羅漢豁然高視，久之，乃曰：「爾輩何人？形容卑小，被服袈裟？」對曰：「我苾芻也。」曰：「然，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？」對曰：「入大涅槃，其來已久。」聞而閉目，悵若有懷，尋重問曰：「釋迦如來出興世耶？」對曰：「誕靈導世，已從寂滅。」聞復俯首，久之乃起，升虛空，現神變，化火焚身，遺骸墜地。王收其骨，起窣堵波。

從此北行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，至佉沙國。〈(舊謂疏勒者，乃稱其城號也。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。疏勒之言，猶為訛也。)〉

佉沙國

佉沙國周五千餘里，多沙磧，少壤土。稼穡殷盛，花果繁茂。出細氈褐，工織細氈氍毹。

氣候和暢，風雨順序。人性獷暴，俗多詭詐，禮義輕薄，學藝膚淺。其俗生子，押頭匾匮，容貌粗鄙，文身綠睛。而其文字，取則印度，雖有刪訛，頗存體勢。語言辭調，異於諸國。淳信佛法，勤營福利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萬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不究其理，多諷其文，故誦通三藏及《毗婆沙》者多矣。

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，濟徙多河，逾大沙嶺，至斫句迦國。〈(舊曰沮渠。)〉

斫句迦國

斫句迦國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，堅峻險固，編戶殷盛。山阜連屬，礫石彌漫。臨帶兩河，頗以耕植，蒲萄、梨、柰其果寔繁。時風寒，人躁暴。俗唯詭詐，公行劫盜。文字同瞿薩旦那國，言語有異。禮義輕薄，學藝淺近。淳信三寶，好樂福利。伽藍數十，毀壞已多，僧徒百餘人，習學大乘教。

國南境有大山，崖嶺嵯峨，峰巒重疊，草木淩寒，春秋一貫，谿澗浚瀨，飛流四註，崖龕石室，棋布巖林。印度果人，多運神通，輕舉遠遊，棲止於此。諸阿羅漢寂滅者眾，以故多有窣堵波也，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，入滅心定，形若羸人，鬚髮恒長，故諸沙門時往為剃。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，佛法至處，莫斯為盛也。十萬頌為部者，凡有十數。自茲已降，其流寔廣。

從此而東，逾嶺越谷，行八百餘里，至瞿薩旦那國。

〈(唐言地乳，即其俗之雅言也。俗語謂之漢那國，匈奴謂之於遁，諸胡謂之豁旦，印度謂之屈丹。舊曰于闐，訛也。)〉

瞿薩旦那國

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，沙磧太半，壤土隘狹。宜穀稼，多眾果。出氍毹細氈，工紡績絁紬，又產白玉、黳玉。氣序和暢，飄風飛埃。俗知禮義，人性溫恭。好學典藝，博達伎能。眾庶富樂，編戶安業。國尚樂音，人好歌舞。少服毛褐氈裘，多衣絁紬白氎。儀形有體，風則有紀。文字憲章，聿遵印度，微改體勢，粗有沿革。語異諸國，崇尚佛法。伽藍百有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，並多習學大乘法教。

一、建國傳說

王甚驍武，敬重佛法，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。昔者，此國虛曠無人，毗沙門天子此棲止。無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抉目，已無憂王怒譴輔佐，遷其豪族，出雪山北，居荒谷間。遷人逐牧，至此西界，推舉酋豪，尊立為王。當是時也，東土帝子蒙譴流徙，居此東界，群下勸進，又自稱王。歲月已積，風教不通。各因田獵，遇會荒澤，便問宗緒，因而爭長。忿形辭語，便欲交兵。或有諫曰：「今可遽乎？因獵決戰，未盡兵鋒。宜歸治兵，期而後集。」

於是回駕而返，各歸其國，校習戎馬，督勵士卒。至期兵會，旗鼓相望。旦日合戰，西主不利，因而逐北，遂斬其首。東主乘勝，撫集亡國。遷都中地，方建城郭，憂其無土，恐難成功，宣告遠近，誰識地理。時有塗炭外道，負大瓠，盛滿水而自進曰：「我知地理。」遂以其水屈曲遺流，周而復始，因即疾驅，忽而不見。依彼水跡，峙其基堵，遂得興工，即斯國治，今王所都於此城也。城非崇峻，攻擊難克，自古已來，未能有勝。

其王遷都作邑，建國安人，功績已成，齒耋云暮，未有胤嗣，恐絕宗緒。乃往毗沙門天神所，祈禱請嗣。神像額上，剖出嬰孩，捧以回駕，國人稱慶。既不飲乳，恐其不壽，錄詣神祠，重請育養。神前之地忽然隆起，其狀如乳，神童飲吮，遂至成立。智勇光前，風教遐被，遂營神祠，宗先祖也。自茲已降，奕世相承，傳國君臨，不失其緒。故今神廟多諸珍寶，拜祠享祭，無替於時。地乳所育，因為國號。

二、毗盧折那伽藍

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，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〈(唐言遍照。)〉阿羅漢建也。昔者，此國佛法未被，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，宴坐習定。時有見者，駭其容服，具以其狀上白於王。王遂躬往，觀其容止，曰：「爾何人乎，獨在幽林？」羅漢曰：「我，如來弟子，閑居習定。王宜樹福，弘贊佛教，建伽藍，召僧眾。」王曰：「如來者，有何德，有何神，而汝鳥棲，勤苦奉教？」曰：「如來慈潛四生，誘導三界，或顯或隱，示生示滅。遵其法者，出離生死，迷其教者，羈纏愛網。」王曰：「誠如所說，事高言議。既云大聖，為我現形。若得瞻仰，當為建立，罄心歸信，弘揚教法。」羅漢曰：「王建伽藍，功成感應。」王苟從其請，建僧伽藍，遠近咸集，法會稱慶，而未有犍椎扣擊召集。王謂羅漢曰：「伽藍已成，佛在何所？」羅漢曰：「王當至誠，聖鑒不遠。」王遂禮請，忽見空中佛像下降，授王揵椎，因即誠信，弘揚佛教。

三、瞿室　　伽山

王城西南二十餘里，有瞿室　　伽山。〈(唐言牛角。)〉山峰兩起，巖隒四絕。於崖谷間建一伽藍，其中佛像時燭光明。昔如來曾至此處，為諸天人略說法要，懸記此地當建國土，敬崇遺法，遵習大乘。

牛角山巖有大石室，中有阿羅漢，入滅心定，待慈氏佛，數百年間，供養無替。近者崖崩，掩塞門徑。國王興兵欲除崩石，即黑峰群飛，毒螫人眾，以故至今石門不開。

四、地迦婆縛那伽藍

王城西南十餘里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。中有夾紵立佛像，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。昔此國中有臣被譴，寓居屈支，恒禮此像。後蒙還國，傾心遙敬，夜分之後，像忽自至，其人舍宅，建此伽藍。

五、勃伽夷城

王城西行三百餘里，至勃伽夷城。中有佛坐像，高七尺餘，相好允備，威肅嶷然，首戴寶冠，光明對照。聞諸土俗曰：本在迦濕彌羅國，請移至此。昔有羅漢，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，求酢米餅。羅漢以天眼觀，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，運神通力，至此求獲。沙彌啖已，願生其國。果遂宿心，得為王子。既嗣位已，威攝遐邇，遂逾雪山，伐迦濕彌羅國。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，欲禦邊冠。時阿羅漢諫王：「勿鬥兵也，我能退之。」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。王初未信，尚欲興兵。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，而以示之。王既見衣，得宿命智，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，釋兵而返，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，隨軍禮請。像至此地，不可轉移，環建伽藍，式招僧侶，舍寶冠置像頂。今所冠者，即先王所施也。

六、鼠壤墳傳說

王城西百五六十里，大沙磧正路中，有堆阜，並鼠壤墳也。聞之土俗曰：此沙磧中，鼠大如猬，其毛則金銀異色，為其群之酋長，每出穴遊止，則群鼠為從。昔者，匈奴率數十萬眾，冠略邊城，至鼠墳側屯軍，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，恐力不敵，素知磧中鼠奇，

而未神也。洎乎冠至，無所求救，君臣震恐，莫知圖計，苟復設祭，焚香請鼠，冀其有靈，少加軍力。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：「敬欲相助，願早治兵。旦日合戰，必當克勝。」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，遂整戎馬，申令將士，未明而行，長驅掩襲。匈奴之聞也，莫不懼焉，方欲駕乘被鎧，而諸馬鞍、人服、弓弦、甲縅，凡厥帶系，鼠皆嚙斷。兵寇既臨，面縛受戮。於是殺其將，虜其兵，匈奴震懾，以為神靈所祐也。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，建祠設祭，奕世遵敬，特深珍異。故上自君王，下至黎庶，咸修祀祭，以求福祐。行次其穴，下乘而趨，拜以致敬，祭以祈福。或衣服弓矢，或香花肴膳，亦既輸誠，多蒙福利。若無享祭，則逢災變。

七、沙摩若僧伽藍

王城西五六里，有娑摩若僧伽藍。中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甚多靈瑞，時燭神光。昔有羅漢自遠方來，止此林中，以神通力，放大光明。時王夜在重閣，遙見林中光明照曜，於是歷問，僉曰：「有一沙門自遠而至，宴坐林中，示現神通。」王遂命駕，躬詣觀察。既睹明賢，心乃祗敬，欽風不已，請至中宮。沙門曰：「物有所宜，志有所在。幽林藪澤，情之所賞，嵩堂邃宇，非我攸聞。」王益敬仰，深加宗重，為建伽藍，起窣堵波。沙門受請，遂止其中。頃之，王感獲舍利數百粒，甚慶悅，竊自念曰：「舍利來應，何其晚歟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，豈非勝跡？」尋詣伽藍，具白沙門。羅漢曰：「王無憂也，今為跡？」尋詣伽藍，具白沙門。羅漢曰：「王無憂也，今為置之。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，以次周盛。」王命匠人，不日功畢，載諸寶輿，送至伽藍。是時也，王宮導從、庶僚凡百，觀送舍利者，動以萬計。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，置諸掌中，謂王曰：「可以藏下也。」遂坎地安函，其功斯畢，於是下窣堵波，無所傾損。觀睹之徒，嘆未曾有，信佛之心彌篤，敬法之志斯堅。王謂群官曰：「我嘗聞佛力難思，神通難究。或分身百億，或應跡人天。舉世界於掌內，眾生無動靜之想，演法性於常音，眾生有隨類之悟。斯則神力不共，智慧絕言。其靈已隱，其教猶傳。餐和飲澤，味道欽風，尚獲斯靈，深賴其福。勉哉凡百，宜深崇敬，佛法函深，於是明矣。」

八、麻射僧伽藍及蠶種之傳入

王城東南五六里，有麻射僧伽藍，此國先王妃所立也。昔者，在國未知桑蠶，聞東國有之，命使以求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，嚴敕關防，無令桑蠶種出也。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，求婚東國。國君有懷遠之志，遂允其請。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，而誡曰：「爾致辭東國君女，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，可以持來，自為裳服。」女聞其言，密求其種，以

桑蠶之子置帽絮中，既至關防，主者遍索。唯王女帽不敢以檢。遂入瞿薩旦那國，止麻射伽藍故地，方備儀禮，奉迎入宮，以桑蠶種留於此地。陽春告始，乃植其桑，蠶月既臨，復事采養。初至也，尚以雜葉飼之，自時厥後，桑樹連蔭。王妃乃刻石為制，不令傷殺，蠶蛾飛盡，乃得治繭，敢有犯違，明神不祐。遂為先蠶建此伽藍。數株枯桑，云是本種之樹也。故今此國有蠶不殺，竊有取絲者，來年輒不宜蠶。

九、龍鼓傳說

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，西北流，國人利之，以用溉田。其後斷流，王深怪異。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：「大河之水，國人取給，今忽斷流，其咎安在？為政有不平，德有不洽乎？不然，垂譴何重也？」羅漢曰：「大王治國，政化清和。河水斷流，龍所為耳。宜速祠求，當復昔利。」王因回駕，祠祭河龍。忽有一女淩波而至，曰：「我夫早喪，主命無從。所以河水絕流，農人失利。王於國內選一貴臣，配我為夫，水流如昔。」王曰：「敬聞，任所欲耳。」龍遂目悅國之大臣。王既回駕，謂群下曰：「大臣者，國之重鎮；農務者，人之命食。國失鎮則危，人絕食則死。危、死之事，何所宜行？」大臣越席，跪而對曰：「久已虛薄，謬當重任。常思報國，未遇其時。今而預選，敢塞深責。苟利萬姓，何吝一臣？臣者國之佐，人者國之本，願大王不再思也。幸為修福，建僧伽藍。」王允所求，功成不日。其臣又請早入龍宮，於是舉國僚庶，鼓樂飲餞。其臣乃衣素服，乘白馬，與王辭訣，敬謝國人。驅馬入河，履水不溺，濟乎中流，麾鞭畫水，水為中開，自茲沒矣。頃之，白馬浮出，負一旃檀大鼓，封一函書。其書大略曰：「大王不遺細微，謬參神選，願多營福，益國滋臣。以此大鼓，懸城東南，若有寇至，鼓先聲震。」河水遂流，至今利月。歲月浸遠，龍鼓久無。舊懸之處，今仍有鼓。池側伽藍，荒圮無僧。

十、古戰場

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，數十頃地，絕無蘗草，其土赤黑。聞諸耆舊曰：「敗軍之地也。昔者，東國軍師百萬西伐，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眾，東禦強敵，至於此地，兩軍相遇，因即合戰。西兵失利，乘勝殘殺，虜其王殺其將，誅戮士卒，無復子遺。流血染地，其跡斯在。

十一、媲摩城雕檀佛像

戰地東行三十餘里，至媲摩城。有雕檀立佛像，高二丈餘，甚多靈應，時燭光明。凡在

疾病，隨其痛處，金薄貼像，即時痊復。虛心請願，多亦遂求。聞之土俗曰：此像，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陁衍那王所作也。佛去世後，自彼淩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。初，此城人安樂富饒，深著邪見，而不珍敬，傳其自來，神而不貴。後有羅漢禮拜此像，國人驚駭，異其容服，馳以白王。王乃下令，宜以沙土坌此異人。時阿羅漢身蒙沙土，糊口絕糧。時有一人，心甚不忍，昔常恭敬尊禮此像，及見羅漢，密以饌之。羅漢將去，謂其人曰：「卻後七天，當雨沙土，填滿此城，略無遺類。爾宜知之，早圖出計。由其坌我，獲斯殃耳。」語已便去，忽然不見。其人入城，具告親故，或有聞者，莫不嗤笑。至第二日，大風忽發，吹去穢壤，雨雜寶滿衢路。人更罵所告者。此人心知必然，竊開孔道，出城外而穴之。第七日夜，宵分之後，雨沙土滿城中。其人從孔道出，東趣此國，止媲摩城。其人才至，其像亦來，即此供養，不敢遷移。聞諸先記曰：釋迦法盡，像入龍宮。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，諸國君王、異方豪右，多欲發掘，取其寶物。適至其側，猛風暴發，煙雲四合，道路迷失。

十二、尼壤城

媲摩川東入沙磧，行二百餘里，至尼壤城，周三四里，在大澤中。澤地熱濕，難以履涉。蘆草荒茂，無復途徑，唯趣城路，僅得通行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。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。

大流沙以東行程

從此東行，入大流沙。沙則流漫，聚散隨風，人行無跡，遂多迷路。四遠茫茫，莫知所指，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。乏水草，多熱風。風起則人畜昏迷，因以成病。時聞歌嘯，或聞號哭，視聽之間，恍然不知所至，由此屢有喪亡，蓋鬼魅之所致也。

行四百餘里，至睹貨邏故國。國久空曠，城皆荒蕪。

從此東行六百餘里，至折摩馱那故國，即沮末地也。城郭鞠然，人煙斷絕。

復此東行千餘里，至納縛波故國，即樓蘭地也。

推表山川，考采境壤，詳國俗之剛柔，系水土之風氣。動靜無常，取舍不同，事難窮驗，非可仰說。隨所遊至，略書梗概，舉其聞見，記諸慕化。斯固日入以來，咸沐惠澤，風

行所及，皆仰至德。混同天下，一之宇內，豈徒單車出使，通驛萬里者哉！

記贊

記贊曰：大矣哉，法王之應世也！靈化潛運，神道虛通。盡形識於沙界，絕起謝於塵劫。形識盡，雖應生而不生；起謝絕，示寂滅而無滅。豈實迦維降神，娑羅潛化而已。固知應物效靈，感緣垂跡，嗣種剎利，紹胤釋迦，繼域中之尊，擅方外之道。於是舍金輪而臨制法界，擒玉毫而光撫含生。道洽十方，智周萬物，雖出希夷之外，將庇視聽之中。三轉法輪於大千，一音振辯於群有，八萬門之區別，十二部之綜要，是以聲教之所沾被，馳騖福林；風軌之所鼓扇，載驅壽域。聖賢之業盛矣，天人之義備矣！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，遺去來於幻化之境。莫繼乎有待，匪遂乎無物。尊者迦葉妙選應真，將報佛恩，集斯法寶。四含總其源流，三藏括其樞要。雖部執茲興，而大寶斯在。越自降生，洎乎潛化，聖跡千變，神瑞萬殊。不盡之靈逾顯，無為之教彌新。備存經誥，詳著記傳。然尚群言紛糾，異議舛馳。原始要終，罕能正說。此指事之實錄，尚眾論之若斯，況正法幽玄，至理沖邈，研核奧旨，文多闕焉。是以前修令德，繼軌逸經之學；後進英彥，踵武缺簡之文。大義郁而未彰，微言闕而無問。法教流漸，多歷年所，始自炎漢，迄於聖代。傳譯盛業，流美聯暉。玄道未攄，真宗猶昧，匪聖教之行藏，固王化之由致。我大唐臨訓天下，作孚海外，孝聖人之遺則，正先王之舊典。闡茲像教，郁為大訓，道不虛行，弘在明德。遂使三乘奧義，郁於千載之下；十力遺靈，閟於萬里之外。神道無方，聖教有寄，待緣斯顯，其言信矣。

夫玄奘法師者，疏清流於雷澤，派洪源於媯川。體上德之禎祥，蘊中和之淳粹，履道合德，居貞葺行。福樹曩因，命偶昌運。拔跡塵俗，閑居學肆，奉先師之雅訓，仰前哲之令德。負笈從學，遊方請業，周流燕趙之地，歷覽魯衛之郊，背三河而入秦中，步三蜀而抵吳會。達學髦彥，遍效請益之勤；冠世英賢，屢申求法之志。側聞余論，考厥眾謀，競黨專門之義，俱嫉異道之學。情發討源，志存詳考。屬四海之有截，會八表之無虞，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，褰裳遵路，杖錫遐征。資皇化而問道，乘冥祐而孤遊，出鐵門、石門之厄，逾淩山、雪山之險。聚移灰管，達於印度。宣國風於殊俗，喻大化於異域。親乘梵學，詢謀哲人。宿疑則覽文明發，奧旨則博問高才，啟靈府而究理，廓神衷而體道，聞所未聞，得所未得，為道場之益友，誠法門之匠人者也。是知道風昭著，德行高明，學蘊三冬，聲馳萬里。印度學人，咸仰盛德，既曰經笥，亦稱法將。小乘學徒，號木叉提婆〈(唐言解脫天。)〉大乘法眾，號摩訶耶那提婆。〈(唐言大乘天。)〉期乃高其德而傳徽號，敬其人而議嘉名。至若三輪奧義，三請微言，深究源流，妙窮枝葉，奐

然慧悟，怡然理順，質疑之義，詳諸別錄。既而精義通玄，清風載扇，學已博矣，德已盛矣。於是乎歷覽山川，徘徊郊邑。出茅城而入鹿苑，遊杖林而棲雞園，回眺迦維之國，流目拘屍之城。降生故基，與川原而膴々，潛靈舊趾，對郊阜而茫茫。覽神跡而增懷，仰玄風而永嘆，匪唯麥秀悲殷，黍離湣周而已。是用詳釋迦之故事，舉印度之茂實，頗采風壤，存記異說。歲月遄邁，寒暑屢遷，有懷樂土，無忘返跡。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；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六寸，擬摩揭陁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；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三寸，擬婆羅疐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；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五寸，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；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二尺九寸，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；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四尺，擬摩揭陁國鷲峰山說《法花》等經像；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，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；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三寸，擬吠舍厘國巡城行化像。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；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；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；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；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；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；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；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；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；因論三十六部；聲論一十三部。凡五百二十夾，總六百五十七部。將弘至教，越踐畏途，薄言旋軔，載馳歸駕。出舍衛之故國，背伽耶之舊郊，逾蔥嶺之危隥，越沙磧之險路。十九年春正月，達於京邑，謁帝雒陽。肅承明詔，載令宣譯，爰召學人，共成勝業。法雲再蔭，慧日重明，黃圖流鷲山之化，赤縣演龍宮之教。像運之興，斯為盛矣。法師妙窮梵學，式贊深經，覽文如已，轉音猶響。敬順聖旨，不加文飾。方言不通，梵語無譯，務存陶冶，取正典謨，推而考之，恐乖實矣。

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，儼然而進曰：「夫印度之為國也，靈聖之所降集，賢懿之所挺生。書稱天書，語為天語，文辭婉密，音韻循環，或一言貫多義，或一義綜多言，聲有抑揚，調裁清濁。梵文深致，譯寄明人，經旨沖玄，義資盛德。若其裁以筆削，調以宮商，實所未安，誠非讜論。傳經深旨，務從易曉，苟不違本，斯則為善。文過則艷，質甚則野。讜而不文，辯而不質，則可無大過矣，始可與言譯也。李老曰：『美言者則不信，信言者則不美。』韓子曰：『理正者直其言，言飾者昧其理。』是知垂訓範物，義本玄同，庶祛蒙滯，將存利喜。違本從文，所害滋甚。率由舊章，法王之至誡也。」緇素僉曰：「俞乎，斯言讜矣！昔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修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遊夏之徒，孔門文學，嘗不能贊一辭焉。法師之譯經，亦猶是也，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，任生、肇、融、睿之筆削。況乎園方為圓之世，斫雕從樸之時，其可增損聖旨，綺繰經文者歟？」

辯機遠承輕舉之胤，少懷高蹈之節，年方志學，抽簪革服，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嶽法

師弟子。雖遇匠石，朽木難雕，幸入法流，脂膏不潤。徒飽食而終日，誠面墻而卒歲。幸藉時來，屬斯嘉會。負燕雀之資，廁鵷鴻之末。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。學非博古，文無麗藻，磨鈍勵朽，力疲曳蹇。恭承志記，倫次其文，尚書給筆劄而撰錄焉。淺智褊能，多所闕漏；或有盈辭，尚無刊落。昔司馬子長，良史之才也，序《太史公書》，仍父子繼業，或名而不字，或縣而不郡。故曰一人之精，思繁文重，蓋不暇也。其況下愚之智，而能詳備哉？若其風土習俗之差，封疆物產之記，性智區品，炎涼節候，則備寫優薄，審存根實。至於胡戎姓氏，頗稱其國。印度風化，清濁群分，略書梗概，備如前序。賓儀、嘉禮、戶口、勝兵、染衣之士，非所詳記。然佛以神通接物，靈化垂訓，故曰神道洞玄，則禮絕人區，靈化幽顯，則事出天外。是以諸佛降祥之域，先聖流美之墟，略舉遺靈，粗申記註。境路盤紆，疆埸回互，行次即書，不存編比。故諸印度無分境壤，散書國末，略指封域。書行者，親遊踐也；舉至者，傳聞記也。或直書其事，或曲暢其文。優而柔之，推而述之，務從實錄，進誠皇極。二十年秋七月，絕筆殺青。文成油素，塵黷聖鑒，詎稱天規？然則冒遠窮遐，實資朝化；懷奇纂異，誠賴皇靈。逐日八荒，匪專誇父之力；鑿空千里，徒聞博望之功？鷲山徙於中州，鹿苑掩於外囿，想千載如目擊，覽萬里若躬遊，夐古之所不聞，前載之所未記。至德熏覆，殊俗來王，淳風遐扇，幽荒無外。庶斯地志，補闕《山經》，頌左史之書事，備職方之遍舉。